

人间

缝补时光的针线筐箩

牟民

柳条编制而成的椭圆形的筐箩,里面总是满满的,除去针线、锥子、顶针、剪刀,还有大小不一的碎布(铺衬),有剪的鞋样子、裱成的裕褙、没纳成的鞋垫子。母亲只要在炕上一坐下,就会拿过针线筐箩,开始做她的针线活。一家八口人的穿戴都经过母亲的手,一针一线缝制而成。单鞋棉鞋要做,单袄单裤、棉袄棉裤每人要有,帽子也要自己赶制。到了换季,母亲总会给我们穿上新衣服,尤其到了冬天,全家一人一双棉鞋,绝不会让脚受冻。

每逢看到针线筐箩,心里总有一种别样的亲近。当母亲坐在炕上,要做针线了,总会喊我:“拿针线筐箩。”我赶紧跑到小衣柜前,双手端起散发布料味儿的针线筐箩,虔诚地递给母亲。那是我们一家人的万宝囊,一家人的希望,一家人的温暖所在。我端着沉甸甸的针线筐箩,有种很神圣的感觉。针线筐箩里面承载了母亲太多的汗水,贮存了母亲太多的艰辛,珍藏了母亲的大好年华。21岁时她嫁给我父亲,随着一个个孩子的出生,她用勤劳的双手,打算一家人的吃,料理一家人的穿。守着针线筐箩,缝补着生活这张大网,给我们织就起一个温暖的家园。

彼时,我们的穿戴还要靠母亲织布,虽然国家每人每年也配给三尺三寸布票,后改为七尺,但要买布做棉被,要给父亲做几套外出开会的体面衣服,还要

给张罗媳妇的哥哥打扮齐整,根本不够,穿戴很大一部分还是要靠纺线织布,自力更生。从入秋下来棉花,母亲开始夜以继日地纺线、刷浆、上机、织布、染布,然后剪裁,给一家人准备过年的新衣服,还要赶空儿做棉衣棉鞋,几乎不见母亲能睡个囫囵觉,晚上半夜醒来,总会看见母亲在纺线、织布或者做针线。昏黄的灯光,映照出母亲疲惫的脸,身影凝在墙壁上,她手脚不停,如一支离弦的箭,始终在飞。不管熬到什么时候,早晨起来,总有热汤热饭等着我们。

那时的我们不讲究穿戴。我经常穿布头接起来的裤子,线头下坠,走起来,线头啪啦啪啦响,远望如飞扬的马鬃,很有节奏感,我们称为“灯笼裤”。因为布票少,做棉被的布紧张,一大家子,仅有两三床棉被,晚上几个人盖一床棉被,炕上没有褥子,只能光身贴着炕席睡。母亲做针线时,就留心那些碎布,藏在针线筐箩里,待碎布多了,连接起来,又缝了两床五颜六色的棉被,捂住了我们寒冷的夜晚,不再挨冻。母亲手巧,大孩子的衣服不能穿了,就会剪裁给小的,小孩子的衣服穿碎了缝缝补补继续穿。我过年的新衣服穿了一年,母亲接了两个袄袖,两边腋下加肥,下身加长,给父亲穿着干活。棉鞋大了,缩一缩,给小的穿;小了,就在两边开口子加长,换上新鞋底。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母亲用针线把日子缝得结实饱满。一直到现在,

她仍然会守着针线筐箩缝缝补补。我们给她买了十几件新内衣内裤,她硬是不舍得穿。即便一块抹布,擦破了,她也会洗干净再贴上块碎布。后来,她炕上铺的两床褥子,都是用碎布拼凑的,红蓝黑白黄绿,看去眼花缭乱,却如同母亲的花样年华。

慢慢地日子富足后,一家一个孩子,衣服鞋子没等穿破就小了,就扔掉了。看着扔掉的衣服,母亲会连连叹息。

到了换季,我们兄妹都会给父母买衣服,衣服堆满了大小衣柜,但母亲还是不舍得穿,她把一件自己做的棉袄,缝补了几十年,依然穿在身上。我们逼她穿上鸭绒棉袄,第二天,她又换了下来。本家一个大叔领着妻子孩子从外地回来,得知他们生活不宽裕,母亲拾掇了两大箱子衣服送过去。

母亲说,穿衣戴帽各人所好,她喜欢穿自己做的,踏实、熨帖。

如今,鲐背之年的母亲闲坐炕头,依旧守着针线筐箩纳鞋垫、缝补旧衣服。每次回家,她都会拿出一摞纳好的鞋垫说:“拿着,我纳的鞋垫抗踩、吸水、软和。”劝她不要做了,休息休息。母亲说,坐着没事,打瞌睡,手里有活,精气神就有了。

看母亲不紧不慢地穿针引线,我有时疑惑,缝补了几十年的母亲,眼不花耳不聋,是闪亮的针头一直引导着母亲,给她一片光明,还是勤劳给了她一双明亮的眼睛?

泥胡同

于新良

老房子要拆了,就想回去看看。其实最惦念的,还是门前那条泥胡同,不太宽,也不长,有风吹来,会撩起一层尘土,悠闲地落到门台上、院墙上、花草上……到了雨季,胡同的泥地上或者是墙壁上就会长出绿茵茵的青苔,摸上去绒绒软软的,感觉很好玩儿。

胡同里原有八户人家,邻里之间和睦相处,从未有过争吵,倘若谁家有事儿,站在街门口吆喝一声,大家就都来了。老爷们上山干活儿,女人们守在家里做针线,也都喜欢凑一起,坐胡同口上,家长里短拉着呱儿,瞧见有生人走进胡同,就会问上一句:“你去谁家?”小孩子在胡同里疯闹,抱在一起摔跤打滚儿,大人也不去管,顶多嘱咐说:“小心点儿,别疯恼了啊!”倘若真恼起来,大人就过去拉架,或者训骂几句,或者朝自家孩子屁股上抡几鞋底子。过后,孩子抹抹眼泪走开继续玩儿。大人依旧去干营生儿。

谁家有事外出,就会托付街坊帮着看一下门子。钥匙就放在门框上,或者

某个墙洞里,到了饭点儿,街坊就会找到钥匙开门进院子,帮着喂喂猪、喂喂鸡、喂喂鸭……忙完了又帮主人家看看堂屋门窗是否关严实,然后锁上街门,钥匙还放回原先的地方。

那时我家养着一条黑狗,每日我背着书包上学,黑狗就跟我到胡同口,送我。等我放学时,黑狗就候在胡同口,等我。写完作业我拿着笤帚扫胡同,大人们见了就夸奖我。我心里还有点不乐意:光夸奖有什么用,也不晓得往学校里写个表扬信……

到了期末,我得到了一张“三好学生”奖状,当我走进胡同里,竟没见着人,心里头很是失落,一点也不开心。我就在胡同里走过来又走过去,好不容易等来一个人,一瞧是我爸,他不看我手里的奖状,却沉下脸说:“不赶紧去写作业,你在胡同里乱转悠啥?”

我灰溜溜跑回家去写作业,耳朵里却听见我爸站在胡同里高声大嗓跟人说:“我那小子还行,给老子弄了张奖状回来!”我爸逢人就说,搞的不仅我坐

不住,就连我妈也受不了,于是就走出门喊:“那啥,缸里没水了,你还不赶快挑水去!”

上二年级的时候,我家的黑狗被车轧死了。胡同里少了黑狗的叫声,显得很寂寥。我坐在胡同里哭,婶娘们都来安慰我,说再帮我弄条小狗儿,但我就想大黑狗。

16岁时我们家农转非,迁离了村子,离开了泥胡同。临走的时候,胡同里的叔叔大爷婶娘们都来送我们,心肠软的婶娘们哭了,说你家这么一走,就感觉少了一半,往后可记得要回来看看啊!我们走远了,还看到人们站在胡同口张望着,张望着……

我带着在泥胡同拍的照片回来,老妈边看边掉泪。我爸说什么也不看,他让泥胡同活在他的记忆里,只是问胡同里的老邻居们搬到哪里去了。当得知迁到安置楼里去的时候,我爸就长叹了一口气,说:“往后老街坊串门,就不能像在胡同里那样随意、那样好喽——”

是啊,那条泥胡同,很让人想念啊。

诗歌港

胡杨林

李德庆

一半死亡,一半蓬勃
只见过一次便永远记住了你

像一群慷慨赴义的勇士
即便伤痕累累
个个腰杆笔直,风骨凛凛

摧残、杀掠、掩埋
在生命的神圣与尊严里
你刚烈地几近枯干的身躯
顽强地坚挺成雕塑
任六千五百万年的风沙激扬

置身其间,哪里是在游览
分明是与一位位高贵的灵魂
紧紧握手,顶礼膜拜
没有刀光剑影,没有雷鸣闪电
三千年厚重的铅幕
只一眼,便看到了神话的本真

白瓷碗

邓兆文

月亮这只白瓷碗
我是越来越看不明白了
说好了,每月来看我
一次
即使碗打碎了
带块瓷片也行

今夜又是无眠

微笑

林芹

花开如你,四季的香溢
充盈并疗愈着每一个日子
让人心生敬畏和欢喜

迎春黄给我们带来希冀
桃花粉抒情着爱的浪漫温馨
冬梅红写意了傲骨和坚毅

最爱那一坡一坡的苦菜花
虽然根苦叶苦
笑容却足以抵御人间风雨

老屋

赖玉华

老屋与门前鸟巢
做了最后一次了断
一行大雁
第二次盘旋过他的头顶

藏在深处的老物件
比黑夜还要黑

他眼里“拆”字的红色
充满敌意
炊烟和爬山虎都绕了过去
贴着墙面爬行

从来没有见过
这样饥饿的花瓣
张大嘴巴
等秋天的雨滴